

宿命，被误读。不管电影也好，音乐也好，其它艺术也好，什么作品都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解读，他有可能从他自己狭隘的一个角度去解读，那你也没辙。如果有一个知音来解读，你会觉得很高兴。但是知音毕竟很少，大部分都是误读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文学和艺术里头，你觉得女性主义的困境，得到了充分解释吗？

翟永明：我觉得没有。更多解读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，可能也有不同的意图。批评家里面，也有一些是从自身理论来解释，我觉得女性主义者肯定也是。像你这样的男性来解读女性作品的其实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女性自己在解读，比如女性批评家解读女性的作品。男性解读女性作品的，我看到的比较少，当然也有。我看到很多女孩只要一写论文，就写女作家，可能有一种认同吧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80年代中期，你会因为别人称你为女诗人、女性诗歌代言人而不满吗？后来到了90年代、2000年以后，你发现强调无性别和超行为写作是不存在的，但是这时候你又变得豁达了，变得释怀了，不在乎这些了。

翟永明：这就像女性身份问题，我们永远摆脱不了。我在写作过程中，一直写跟女性意识有关的作品。这次最新的诗集里面，虽然写了那么多社会性题材，但里面依然有很强烈的女性意识。它其实一直贯穿我的写作，哪怕我在写纯粹社会现实题材，它也存在。这么多年，我得出结论，不管你是在写什么样的东西，或者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身

全沉浸 末日脚本



份在写作，社会对于你的解读是有一个惯性的。比如一说到我的时候，依然会把你放在一个特殊的分类里，永远先从女性角度来解读；其次才是一些别的角度。但如果是一个男诗人，人家肯定不会先从男性角度来解读，直接从诗歌角度开始解读。这一点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90年代我比较年轻，很反感，所以写过一些文章。但后来随着我自己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对自己的写作方向有一种成熟的想法，觉得这些其实没那么重要。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写作逻辑里面，我希望能够有所推进。我该怎么写就怎么写。作品最能够说明你是这样或者是那样，它本身是存在的，随便去解读就好了。如果需要一天到晚声明我是不是一个女诗人完全没有意义，

上图：《全沉浸末日脚本》。

看作品就可以。

女作家可能都要经历这些，但是男作家不用经历。没人会去问他男性经验。女作家就要经历被问到对你的身份怎么看待？想要不要去这样看待？但社会这样看待你，你是没法改变的。所以，最后你只能自己认清这一点。全世界都一样的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
二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《天赋如此》（出版于2008年，东方出版社）。我写到艺术圈的问题，我觉得艺术圈里的问题，比我们作家大多了。作家都是独立的，我们自己写作，她们是需要策展人和展出空间……

《新民周刊》：完整的生态链扶持，女性也是一个角度和卖点。

翟永明：对，需要完整的生态链扶持，但这个生态链又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上。她们的长项是做艺术，但阐释和表达是另外的人来做，所以她们比文字工作者还要处于弱势的状态。我跟她们圈子里的人很熟，她们最爱强调的是：我不是一个女艺术家，我是艺术家。特别介意你说她是女艺术家，特别强调我们都是无性别、超性别的。但是问题是说了不算，你说你无性别，没用，人家还是把性别身份安在你头上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很忌讳你是一个女艺术家，就说明你自己也把女艺术家看得很低等，觉得叫女性艺术家，就被拉低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也是个陷阱。

翟永明：对，说明你也不认同女性。我认同女性也很强大，女性也很杰出。这个事情想通以后，就不介意别人说你是女诗人。因为女诗人并不表示我们低人一等。